

悦读好故事系列丛书

SHENGSI YIFU HUA

生死一幅画

冯海鹏◎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悦读好故事系列丛书 冯海鹏◎著

SHENGSI YIFUHUA

生死一幅画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一幅画 / 冯海鹏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4
(悦读好故事)
ISBN 978-7-5676-1803-9

I. ①生… II. ①冯…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3040 号

生死一幅画

冯海鹏◎著

责任编辑: 丁 立

装帧设计: 任 彤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0 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1803-9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生死一幅画

生死一幅画	003
菜园悲歌	009
非常盗	016
怪医治奇病	021
一假到底	027
隔行如隔山	033
惊心对台戏	037
巧断明日案	041
斗背桩	045
卖不完的毛线	051
贾耽奇遇救荒年	056
一竹千金	061

第二辑 别给我玩虚的

别给我玩虚的	069
不能让他们在一起	075
大编剧	080

大导演	085
代号F	090
咱们都是“关公脸”	095
帅人不记小人过	100
水灾DIY	104
摊上大事了	109
谁也别忘记	111
做点好事真不难	117
说句感谢这么难	122

第三辑 藏在背后的爱

藏在背后的爱	129
第一天和第三天的爱	132
方言专家	137
爹的那些事儿	142
动人的翻译	147
父子悲情	153
五傻闯天下	159
垃圾里的宝	167
青春游戏	172
拼爹游戏	177
领着父亲去表演	180
爱情DIY	185
这奖必须领	190
我要给你个惊喜	195

第四辑 倒视人生

倒视人生	199
虫蛊	205
土豪的致命游戏	212
无处躲藏	220
惊世万人坑	227

第一辑

生死一幅画

第一
辑

生死一幅画

一、画祸

清康熙年间,陆浑城有位国画先生叫周清平,人送雅号“画痴”。这周先生每日里深居简出,酷爱作画,可惜,已经年过半百,却未能作出一幅扬名之画来。

一日,周清平翻阅旧典,忽然发现有关一种奇异植物的记载,此种植物被称为“夜照苔”,是晋时西域进献的奇特之物。花、茎上下一白,白天经阳光照射,夜晚便通体明亮,熠熠生辉,如同夜明珠一般。若将其放养在水中,随水波荡漾,又如同火浪般动人。周清平看后为之一动,合上书沉思片刻,一时间灵感迸发,立即铺开宣纸,挥毫作画,将夜照苔画了下来。整幅画上仅一株夜照苔,意境深远,淡泊之中又蕴含动人心魄之美。搁下画笔,周清平舒了一口气,仔细端详画作,颇为满意。周清平决定再画若干幅,将此花的各种姿态一一表现,做成系列,也不枉此花,更不枉自己之爱了。

就在他沉吟之际,有人敲门。周清平被人所扰,一时恼怒,开门一看竟是画友王之秀,不禁笑了。这王之秀和周清平一样,痴爱作画,但建树不多,穷困潦倒。平日里,两人多有来往,一起切磋慨叹,想必今日也无他事。还没等周清平开口,王之秀一眼便发现了桌子上的那幅画,端详片刻,他冲周

清平赞叹说：“此画构思绝妙，全幅明亮动人，周兄，好啊！只是，这画上的物，恕我眼拙，还不曾见过啊！”周清平微微一笑：“这叫夜照苔，别说你没见过，我何曾见过，只不过从旧典上偶见，才画了下来。”接着，周清平便兴致盎然地向王之秀介绍起这奇花来。可是，王之秀却突然之间心不在焉起来，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答非所问地应承。过了不久，王之秀便借口有事，匆匆离开了。

周清平摇摇头，叹口气，这王之秀，平日里你我彻夜长谈，今天没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呢！走了也罢，我赶紧把画画完。想到这里，周清平铺开第二张纸，提笔沉思片刻，这才重新作起画来。

一直忙碌到天色渐暗，周清平正要起身，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吵闹，接着屋门便被“哗啦”一声撞开了，几个官兵凶神恶煞地站在面前。周清平浑身一哆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几个人一边给他个结结实实的五花大绑，一边翻箱倒柜把他的画作一一收拾。周清平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惊恐不已，颤声问道：“这，官爷，这是为何啊？”一个领头的官兵冷笑一声，把一幅画“嗤啦”一声展在他面前，厉声说道：“我还想问你意欲何为呢！这画上一株异草，无青独白，花草怎会无青？我看你分明就是想大逆不道，宣扬反清复明，妖言惑众！你还有什么话说，带走！”周清平顿时目瞪口呆，可是官兵哪里肯听他辩解啊，那官兵你推我搡，将他押走了。

二、画骨

周清平被毒打一顿，送进了大牢时才无奈地发现，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岂止他一个啊。这间牢房里，十几个披头散发伤痕累累的人痛苦地蜷缩在地上。大家见他被推进来，都慌忙围过来，关切地询问。此时，周清平才明白，这些人全都是因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进来的文人墨客。看着大家的惨状，他摇摇头，满心的委屈愤怒顷刻间涌上心头，不觉间，两行清泪顺腮而

下。一个胡子花白叫刘瑞的人摆摆手说：“周先生莫要伤心，留些眼泪日后再流吧！”周清平抬头疑惑地看着他，刘瑞无奈一笑：“你有所不知啊，这牢里有个规矩，这些刽子手懒得审讯也懒得择机问斩，只规定若新来一个，必杀一个啊！这囚牢里永远保持十二个人，他们说，十二是吉数，一年十二个月，生肖有十二属相，这样能帮我们祛除异想啊！你看吧，今晚我们中间就要有一个在乱棍下命赴黄泉了！”周清平大惊，痛苦地说：“先生，这么说，我是第十三个人，是我连累了大家？”刘瑞摇摇头：“不不，你也是其中一个啊，也许死的是你！要怪就怪我们自己舞文弄墨，怪那些妄加罪名的罪魁祸首吧！”

周清平听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就在这时，牢门“哗啦”一声被打开，几个狱卒走进来，其中一个手里端着一个托盘，托盘里放着几个纸团，他厉声喝道：“去留在命，生死在天。都过来，抓生死阎！”周清平瞅瞅刘瑞，刘瑞冲他叹了一口气，冷笑道：“这就是他们决定我们生死的方法了！”这么残忍的做法，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了，可是此刻，所有的人却出奇的平静，一个接着一个挪过去，从托盘里捏出一个阎来。

周清平捏出剩下的最后一个，瞪着双眼，颤着手解开看，上面只有一个字：生。他紧紧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身冷汗了。

唯一一个死阎竟然被刘瑞抓去。狱卒们把他拖出去，在一阵乱棍声之后，牢门外一阵寂静。周清平瞅瞅大家，大家都面无表情，呆呆而坐，凌乱的头发，褴褛的衣服，浑身的伤痕，此刻的情景更让他触目惊心。

一夜无眠，然而到了第二天，便又有人被扔进了牢里。这是一个年轻的书生，满脸的伤痕仍遮不住清秀的面容。周清平清楚，今晚，将又有一个人要冤死棍下了。果然，到了晚上，生死阎竟然被书生抓到。他一时间瑟瑟发抖，发了疯似的大喊冤枉。可是，狱卒们哪里肯理，骂骂咧咧把他往外拖。就在此时，牢中有人低沉地说道：“住手！”周清平一看，是缩在墙角的一个老

者。大家一愣，老者说道：“狱卒大人，可否容我说句话？”狱卒望着他停了手。老者说：“我酷爱作画，知画有画骨，人有人骨。虽我抓得生阉，但我已气息奄奄，不日也将命赴黄泉，狱卒大人能否让我代小书生早死？”狱卒一听，顿时愣在那里，而周清平早已经目瞪口呆，清泪横流了，那小书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狱卒们相互一望，呆了良久，这才扔下小书生，将老者拖了出去。

三、画杀

几天来，狱中那些受冤含恨，奄奄一息之人，竟然纷纷效仿老者之法，甘心赴死数人。这悲壮感人的景象，周清平看得惊心动魄。

这日，又有一人被抓了进来，周清平一看，竟然是画友王之秀，顿时目瞪口呆。周清平将被打得不成人形的王之秀扶起，第一句话便说：“王兄，是我害的你啊！”王之秀摇摇头，苦笑一声，满脸羞容：“哪里是你害我，分明是我害你啊！周兄，今日到得此处，我已知是有去无回，实话告诉你吧，是我告了密，附会诬陷你的画是反清复明啊！可是，所得银两我也无福消受了啊！”周清平摇摇头：“我早已知道是你，可我后悔你不仁，我竟不义，暗中害你啊！”王之秀顿时愣住，周清平这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

原来，那日王之秀心不在焉看完画，匆忙离开，周清平便心有疑虑。他又怕自己多心，不过，思来想去，他还是在自己的画作中加了一张书法作品，写了反诗，落款写上王之秀所赠。即使自己蒙冤，也不能让小人快活啊。果然，今日应验，那些人定是看了自己的画，发现那幅字，抓了王之秀啊。

王之秀听完，冷笑一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周兄，时至今日，我也看透了，不怪你我，只怪这世道不济啊！”周清平点点头，无言以对。

此刻，有人在狱外拍手笑道：“好一个欲加之罪！”周清平一看，是一个官员模样打扮之人。周清平愣愣地看着他，只见那人凑近牢门说道：“何某人

专管你们这些反清文人，这些时日，听说你们文人有文骨，画人有画骨，倒有些兴致看看到底骨在哪里？刚刚听二位倾情自责，也颇为动情。不如这样，今日我变一下规则，将你们一千人等只留一人，其他绑赴他牢，所留之人决定他人生死如何？”何大人说完，大家都疑惑地愣在那里，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何大人哈哈大笑，然后指着周清平大声喝道：“就你留下吧，其他人统统给我绑走！”狱卒们一拥而上将其他人连拖带赶给押出去。此刻，只剩下周清平和何大人。周清平说：“你究竟要如何？”何大人一笑，突然郑重地说：“现在，就你我二人，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你们罪责大小，只是当今圣上看不上你们这些异心的文人，我也无可奈何。不如你作一幅画吧！作得好，我答应你一个不杀，并尽我所能，上奏朝廷为你们求情。作不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宁可全部错杀，不放一个！”周清平顿了一下，冷冷地说：“大人想要怎样的画？”“怎样的画，我也不知道，只给你一张八尺宣纸，至于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记住，只有十二个时辰，不然，除了新进来的，连那十二个人一天杀一个！”

四、画魂

周清平脑海里一片空白。平日里作画笔墨纸砚缺一不可，如今牢徒四壁，面对一张宣纸，我该如何啊！然而，众人的命运此刻紧系于他一人身上啊，周清平痛苦至极，该怎么办？

烦躁不安的周清平拖着伤体在牢里踱来踱去，转眼一个时辰过去了。突然，牢里响起一声声惨叫，接着一个狱卒跑过来告诉周清平，刚才，王之秀被乱棍打死了。

周清平“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六神无主地盯着画纸，过了一会儿，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画纸，手上的血粘在画纸上，印上了一个红红的指纹。周清

平突然愣住了，然后，他长叹一声：“也罢，我这一辈子没作出一张扬名之画，此刻，就用我的命作一幅画吧，让我的命融入到画里，把画人的画骨留在画里吧！”

说完，周清平抬起手，把指头放入口中一一咬破，鲜血顿时顺着指尖流了下来，周清平使用这血迅速地在宣纸上画了起来。

画的树木，画的小草，没了血，他就再咬，咬了继续画。直到十个手指挤不出血来。

周清平抬起腕子，盯看一会儿，狠狠地咬了下去，腕上的血管破裂，血液喷涌而出。用这喷涌的鲜血，周清平画出了大江大河，高山险峰！

不到一个时辰，一幅血墨河山图醒目地铺陈在地上。在画的最后，周清平写上自己的名字，名字下面是他红红的手掌印。

周清平躺在那里，脸色如纸，一动不动。

何大人进来的时候，顿时大惊失色。他看看周清平的尸体，久久地呆在那里。忽然，他走过去，用指头蘸着周清平的血，在画上补了几个字：画魂！然后，把周清平的尸体摆得端端正正！

几天后，牢里的那几个文人墨客都被悉数放出，而何大人也不知所踪。听狱卒们议论，何大人上京去了，至于干什么，能否会有结果，谁也不知道。

菜园悲歌

一、无奈进京

清朝初年，洛阳城外百余里地有个陶家庄。陶家庄人口不多，四面环山，庄前有条河叫伊河。此地土地肥沃、风景秀丽、宁静安逸、远离尘嚣。

庄里有个老汉叫陶思源，生得一副归隐高人之貌，种得一手好菜。他有一个偌大的菜圃，各种菜种应有尽有，一年四季生机勃勃。而陶思源也天天守着菜园，日子过得优哉游哉。这天，陶思源正看着自己长势喜人的蔬菜暗自欣喜，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陶思源抬头一看，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为首的那中年人器宇轩昂，相貌不凡。只见那人意味深长地瞅瞅菜园，又看看陶思源，然后下马，朝他走了过来。

走到跟前，那人满脸堆笑地说：“老人家，这些菜都是您种的吧？长势喜人啊！”陶思源一听，心里很是受用，呵呵一笑：“是啊，不是跟您吹，什么样的菜到我陶老汉手里，准保叫它长得水灵！”那人不觉悄悄点点头，眼睛盯着菜圃里的一种紫色蔬菜，说道：“请问老人家，那是什么蔬菜啊？”陶思源顺着那人指的方向一看，说：“那叫紫嫦娥，您眼力好，这菜啊稀奇得很，恐怕京城里也没有呢！”那人点点头，略一思忖，盯着陶思源说：“看老人家满菜圃的奇菜怪蔬，您一定是位种菜高手了。这样的高手沦落民间也可惜了，敢问，老人

家可否跟我走啊？”

陶思源一愣，方才想起自己一时对眼前这陌生人失了口，连忙推辞道：“在下无非一个菜农，别无他能，只会种菜弄草，再说，也过惯了这田园生活，跟了您恐怕也没什么大的用处啊！”那人见他推辞，冷笑一声：“还望老人家不要推辞，凭您这一把好手，怎会无用？跟在下走，方可施展身手，将种菜技艺发挥极致，何乐而不为呢？”说到这里，陶思源一时间满心狐疑，不知道该怎么应答了。那人见他沉默不语，哈哈大笑：“老人家，不必多心。在下张长松，干脆我如实相告吧：如今天下初定，当今圣上辟出皇家菜园，专供种植皇家菜蔬，怎奈一时间菜蔬高手无处寻觅，在下便是到民间广寻高人来了。如今，偶见您老，如此造化，还望老人家莫要推辞。”听到这里，陶思源浑身一抖，抬眼直愣愣地盯着张长松，一时语塞。他再看那人身后的随从，此时一个个怒目圆睁，手悄悄地已紧握腰里的刀剑了。

陶思源暗暗叹了一口气，看来，今天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他只得冲张长松点点头，答应了。陶思源本就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先前还有个义子，怎奈那义子陶中天过不惯这清贫日子，早早舍他而去了。如今，除了满圃菜蔬，再无牵挂。收拾停当，将菜圃赠与乡邻，便随张长松进京去了。

二、惊喜相遇

皇家菜园果然不似平常，菜圃面积大不说，仅各色菜种就令人咋舌了。陶思源被张长松安排在菜园，给了他若干人等专门网罗各地奇种蔬菜来种植，以伺皇室所用。菜园里奇异菜蔬不少，但都被栽种得蔫头巴脑的。令人欣喜的是，没过多少日子，这些菜如同换了性命似的，被陶思源养的娇嫩可人，生机盎然。张长松每每来菜圃，都对陶思源大加赞赏，可是在别人看来稀奇的蔬菜，陶思源却并不惊叹，对张长松的褒奖，他也是微微一笑，每日里总是忧心忡忡，暗自慨叹。

这天，陶思源难得一笑，因为他把一棵人称“千年红”的珍惜菜苗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正当他欣喜不已时，张长松急匆匆地领着一个小伙子走进菜圃。陶思源一瞅那小子，顿时呆了在那里，那小子呢，也瞪大了眼睛。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陶思源不辞而别的义子陶中天。张长松见他们惊喜的表情，疑惑问道：“二位认识？”陶中天正要答话，陶思源抢话道：“哪里认识！这小子莫非也是在菜园种菜？”张长松说：“正是，手艺也算可以，挺机灵，你也后也多多教他。”陶思源一边答应，一边问道：“张大人有事？”张长松这才说：“差点忘记了，来看看那‘千年红’如何了？几千棵都没种活啊！”“已经无碍，大人放心！”张长松点点头，示意陶中天要走，陶中天看了一眼陶思源的眼神，立刻明白了，义父要留他。于是，他便借口向陶思源请教，留了下来。张长松走的时候，叫过一个菜工，跟他出去了。

陶思源把陶中天拉到屋里，疑惑问道：“儿啊，你怎么也在这里？”陶中天说：“那天离家后，我就后悔了，可是，我又无颜再见父亲，只好四处奔走。一次，偶然遇见刚才的张大人，听说我会种菜，他便领我到此，做了菜工。”陶思源叹了一口气：“儿啊，你不该来此地啊！”陶中天说：“想不到父亲还是老样子，想必是清闲惯了，这里多好，不比咱乡下享福？再说，儿也不瞒父亲，您老人家能到此，也是中天托人向张大人推荐的呢！”陶中天一脸得意，而此刻陶思源早已经目瞪口呆：“儿啊，你有所不知，这哪里是福啊，这分明是祸啊！为父我是前朝的菜工，早已看透了，这哪里是种菜啊，分明就是种脑袋啊！那棵棵菜，便是颗颗脑袋，有几颗够割啊？你看刚才张大人领走的菜工，你知道他哪里去了？我告诉你，十之八九是因为养不活‘千年红’搭上了性命了啊！”

陶思源说得既情真意切，又让人惊心动魄，但陶中天却忽然笑了：“父亲，即便掉了脑袋，也怪他自己手艺不精，怪不得别人。这些时日，我在您种菜的基础上，遍读书籍，狠学技艺，想必还到不了那个地步。父亲，您就放心